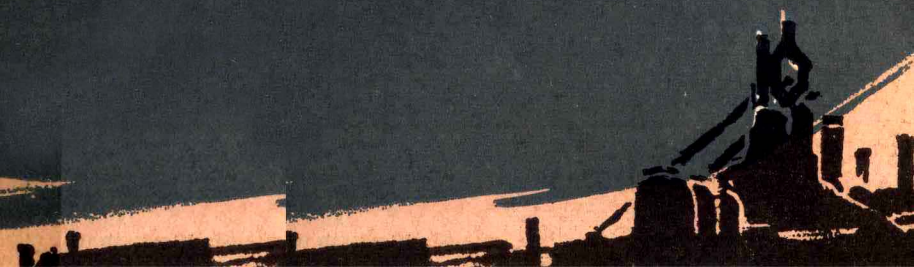


風雨的黎明

罗 丹



風雨明黎明

罗 丹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风雨的黎明

罗丹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7.5印张 2插页 384千字

1959年1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2版

1980年1月北京第8次印刷

印数 156,001—216,000册 定价 1.30元

第 一 章

一九四六年初，国民党反动派从沈阳伸出了血手，扼杀了鞍山。象扫地滚来的一阵旋风，卷走了人们春天的希望。黑暗象铅色的阴云，越来越浓密，越来越沉重地笼罩住这座受难的城市。

又过了一年。一九四七年初，这正是国民党气焰万丈的年代。疯狂的胡宗南，占领了中国革命的心脏——延安。在广阔的东北，我们只有佳木斯、牡丹江、齐齐哈尔、北安和临江。而这几个“可怜的偏僻的城市”，在他们看来，就象散场了的筵席上剩下来的残汤冷菜；至于哈尔滨，那时正在得势的杜聿明，认为如“探囊取物耳”！“我想哪一天进哈尔滨，哪一天就进去。”在辽南，敌人占领了安东和营口，沿中长线驱兵南下，窜进了我们当时在辽南的最后一个市镇——中长铁路南端的普兰店。这时，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的大员们接收昭和制钢所已经整整一年了。他们很神气，俨然是胜利的主人。在他们看来，如果还有小小的战争，那必定是属于“扫干净”的性质，并且只是在什么人烟稀少的穷山中进行罢了。昭和制钢所是落在掌心上的珠宝，鞍山这把交椅是坐定实了。

在他们看来，这是太平而稳定的时期，发电厂烟囱早就冒烟

了，炼钢厂一号平炉也出钢了。他们宣布：鞍钢不久就要大开工。这曾经引起多少工人的喜悦呀！国民党南京中央广播电台广播：“……炼焦炉开工了。”的确，七号炼焦炉曾开过半。所以说“半个”，是因为在日本投降前，被美国“B-29”轰炸机炸坏的部分，未曾修复，只简简单单用砖头砌死。炼钢工人闻长山，也悄悄走去看。但见出焦时，推焦机竟然推不出“炼”成的“焦子”，结果只好在炉门两侧，用很长的铁耙去耙，千辛万苦耙出来了，却是乱七八糟的红火堆，不结焦。冷却后，变成黑色的焦面子，正确点说，是“炼”成稀碎的煤面子了。工人们嘲笑道：“咱们变成‘耙焦工’了。”“真出奇，天下也没这个工种呀！”“咱们变成推焦机，嗯，煮好饭捞出来一瞅，煮成稀巴糊，真还没听闻过。”闻长山悻悻地走了，跟伙伴们说道：“这就叫开炉炼焦，糟蹋煤。”不久，这半个七号炼焦炉也就荒了，这种滑稽的“开工”，也就糊里糊涂收场。

一九四七年春天，初轧厂又要“开工”了！但使工人们感兴趣的是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：“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新任行政院院长张群前来视察鞍钢，并主持初轧厂开工典礼。”

其实，张群是另有使命。由于“存亡系于东北”，早在四六年，蒋介石就派“卓著战功”的“远征军”将领杜聿明和孙立人率美式精锐机械化新一军和新六军来沈阳，并任命杜聿明为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。以政学系大将熊式辉为东北行辕主任。杜孙内哄不和。因张群是政学系的“祖师爷”，又八面玲珑，蒋介石便派他来沈阳，协助熊式辉调解人事。至于视察，一则是官方堂皇的宣扬，二则是顺便到鞍钢来溜达一趟罢了。

在开工这一天，跟初轧厂紧连在一起的炼钢厂，正在炼钢和

准备出钢。有些大员(工人们把国民党派来的管理和技术人员,一律称为大员),不懂装懂,工人们就更不当真给他们炼钢了,所以炼钢工人闻长山不叫炼钢,而叫“煮钢”。有时,炉顶化得很快很厉害,一条一条挂下来,很长,象帘子似的,工人们说:“好看极了。”炉底常弄得出大坑,他们就管叫:“锅漏底了,不能煮了!”炉子到处冒火,地坑和钢锭模中常有大便。有一次,炉内温度还不够,闻长山知道还不能加矿石,但一位大员说:“可以加矿石了吧?”“加吧,你说加就加。”闻长山有意加了太多的矿石,炉内的钢水几乎冻结了。

今天,炼钢工人们,都急着要看“开工”典礼,何况这炉钢已经“煮”了很久很久,谁记得多长时间呢!闻长山说:“炉内已经稀巴糊了,再煮下去,炉底就得出大坑,出钢吧。”有人说:“温度不够吧?”老闻说:“没炼焦煤气,没炼铁煤气,煤气发生炉就是这么大的本领,又是冷料,炼到五月端午也还是这个温度。”由于温度不够,出钢口给堵住了,打出钢口就花了好几个钟头。出钢时,钢流浓浓的,呈暗红色,并且夹着许多杂质。百吨吊车工石宝树,吊着盛满钢水的钢桶铸锭时,故意弄得晃晃摇摇,以致钢水溅洒到钢锭模边上,溅洒到铸坑里和铁轨上,简直洒得满哪儿都是,就象石宝树常常从百吨吊车顶上朝下面撒尿似的。掌握压钢棒的铸锭工曹宗荣,弄得钢水象拉稀一样,哗哗四散淌,有时钢流又小得象根红线朝下流。由于温度不够,有大量的钢水冻结在钢桶里。石宝树瞅着钢桶中逐渐浓稠的暗红的钢汁,笑得挺乐,仿佛是要把戏的魔道,在欣赏自己创造的奇迹。然后,这个年轻人朝下边哗哗撒起尿来,叫“落雨”,却正落到高国权的背上。高国权在日本人时代,是钳工头子,蛮霸得象把头一样,国民党来了,又得到了赏识,被提升到账房去,信托他管理器材

仓库。这个不幸的高国权，赶忙躲闪到左旁，以致差点掉落到刚铸完钢锭的热气腾腾的地坑里。他瞅见原来是闻长山这一伙人，又是姓石的这个捉狭鬼！愤怒得就更火上加油，他脱下背脊透湿的上衣，一面仰脸恶狠狠叫道：“你瞎了狗眼？”

石宝树哈哈大笑，悠哉悠哉地高踞在高空的百吨吊车上：

“你才瞎了狗眼。天有不测风云你都不懂吗？你怎不睁眼瞅瞅天上龙王爷落不落雨？咱们在百吨吊车上撒尿，从古到今都是定律，天经地义，大员碰上这无名雨，都只好自认晦气。你走在树林里，鸟粪拉到你头上，你能怪鸟！”

“你这恶小子是故意跟我高国权作对！”

“我要作对也还轮不上你这哈巴……你还没修上这份福气。”

“你下来！”

高国权的拳头，搁在仰起的尖削的下巴上，威胁着。石宝树轻蔑地对准他吐了一口唾沫，落在铁轨上：“老高，你眼下还是先生，还没提升到跟大员平排，就那么狐假虎威吆喝我，要是你一朝高升上大员呀，你怕要把我的百吨吊车都吃掉。”

工人们在车间的日子，实在是太枯燥，太没劲而又无聊，所以凡是有趣的事，都能使他们增添一点喜悦，忘记一下生活中的愁闷。而“雨”竟然“落”到大家不喜欢的高国权身上，当然是要吸引大批观众了。工人们愉快地大笑着，有的还夸奖石宝树的这阵“春雨”“落”得准确。他们七嘴八舌地打趣起来：“老高，雨没正浇到你脑门顶上，你也该知足了。”

“稍稍偏了米厘，没落到这家伙天门盖上，美中不足。”有人遗憾地叹息起来。

混铁炉工出身的平炉工人沈福泰，眯着眼睛微笑，有板有眼

地说道：“这也难怪高先生无明火起三千丈。他这套新斜纹布蓝制服，还是第一次穿上。要是平日，多则也就糟蹋了衣裳罢了，可是，今天是开工典礼的黄道吉日，所以老高今天穿的新衣，算是礼服。不幸巧中巧碰上石宝树这灾星，哈哈，你们想，这叫高国权怎去参加这个大典。”

当然，高国权对于这个开工典礼，也只能是一般的观众，但他自己却很紧张。为了表示对这个节日的郑重，和对于张群院长的敬意，他特地做了这套新衣裳。老沈的话，虽出于讽刺，但却正打中了他的痛处。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高国权跟石宝树吵得更厉害了，而工人们却也就更不放松他，他们有一种象在玩耍一只野猴子的感觉：“啊，老沈说的一针见血。真个是，高先生的胡子刮得多干净，只是下巴尖得吓人，那对眼睛也小了点儿，就象跟老鼠一个胎儿生的。”

“人不可以貌相，老高今儿是要朝拜大人物，小石真该死啊，把礼服泡了尿。”铸锭工曹宗荣说，大口吐着烟圈。

“说不定你老高还有福跟院长拉拉手。”

“哎噢，拉了手老高就得长三丈。”石宝树惊叫道。

“到那时，就不能再叫老高了，叫先生怕也嫌不够味。”闻长山站在平炉后面的栏杆前，插了一句。

高国权瞪了老闻一眼，这就是说，把一笔账记到心里，等待时机再清算。

“没拉到院长的手，算是福薄。可是，单凭穿上这套蓝斜纹布新礼服，院长明眼人，也就能看出高先生孝顺恭敬，千拥护万拥护的一片虔诚心。”沈福泰微笑道。

高国权的尖脸仰着，瞅瞅吊车上摆开架势的石宝树，又瞅瞅平炉上的闻长山，指手划脚，破口大骂，其势汹汹。这时，沈福泰

劝道：“高国权，你赶快回仓库去把上衣用清水洗刷一下，太阳下一晒就干，这么着，你准还能赶得上开工典礼。”

“快去，时机不可失。”曹宗荣附和道，“只要院长和经理能赏识到你的孝敬，保准你往后官运亨通，一跳三尺高。”

高国权明白所有这些人的话，都不怀好意，并且感觉到话里含着憎恨。如果在平常，他就要跟这帮人猛干一场，并且他有信心有狡计，“把这些混蛋都迫得走投无路”；可是，开工典礼是一定要恭恭敬敬参加的，因此必须赶快回仓库去把衣服弄干净穿上。“这伙人，是手指头下的算盘珠子，什么时候拨弄他们都晚了。”为了表示神气，他把上衣披在身上，两手扣在胸前。看看不上不下挂在空中的钢桶，看看从模里勉强拔出来的半截锭，又使他想起刚才出钢口打了几个钟头才打开，等钢水流出来时，浓浓滞滞，象加了洋红的高粱粥。他一头走一头来个回马枪：“象你们这样炼钢，就该坐牢。”

“哈哈，还没舐到院长的手指甲，口气就象大员说话了，你少冒充官派吧。”石宝树大声笑道。

“判咱们坐了牢，”闻长山说，“你准领大笔赏钱，可以象徐崇智一样穿西装，跟他到沈阳吃大菜。”

曹宗荣笑着补充道：“老高一回到仓库，就要先拿起算盘记下咱们这笔账。”

高国权无心恋战，在吵嚷和嘲笑声中，悻悻走了。石宝树大声说：“我去游走游走，看看姓张的贵腿迈到哪儿了。”

凝结着钢水的钢桶，离地面有二尺多高，老石撂下不管，跑没影了。在初轧厂西头，有好些陈旧钢锭和落地锭，不分好坏，横七竖八，乱堆在一起。有一大群来看“开工”典礼的人，就坐在上面。他们刚才看着象“红豆汤似的钢水”，和“拉稀似的铸锭”，不

禁鼓掌大笑。这时，有人又说道：“高国权说的倒是实话。你们这样摆弄，幸亏张群还没来，要是瞅见哪，就该罚你们到台町大员家里收拾屋子，给太太搓澡洗脚，穿掉底胶鞋去修滑冰场，给大员赶马车。”

“他们‘八索二饼’大拇指一搓就摸出来，咱们这一套，可是四六不懂，他们钢水钢渣怕还弄不清楚呢！”曹宗荣轻蔑地说。

“炼钢厂这样，初轧怎能开工！”

“咱听说初轧开工就稀奇，这么大机器吃什么？开了一个平炉，半死不活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出一炉钢。二十块钢锭，废品少也得占一半，剩下七八块，顶什么用。再说也不正经来电，缺电怎开工？”

“你心思真个开工吗？张群没瞅过大世面，轧几块钢锭子给他看看嘛。”

“你看这摆设，你看他们这股正经劲儿，象真个开工呀。”

“那是装葱做蒜，他们闲着没事儿。”沈福泰摇头道。

“就忙乎演戏了。”

“哈哈，闻长山这伙人出的这一炉钢，可真是一场好戏。”

有一个人躺在一个横着的废锭上，结论式地扬声宣布道：“今儿有两场戏，第一场戏是炼钢工人自个演的，演完了。第二场戏是大员演的‘初轧开工’，这是压台戏，快开台了。”

二

这是一个晴朗的春日，初轧开工典礼马上就要开幕了。

庞大的轧钢机擦得光洁油亮，均热炉燃烧起来了，从地上冒出熊熊的火焰，所有的电灯都开亮了。从五十二军借来的一支

军乐队，整整齐齐，排列在东边的均热炉附近。他们都穿着端整的黄哗叽军服，裤子上挺直的折线是刚熨过的，他们捧着银色和黄铜色的闪亮的乐器，神色紧张，象受检阅前的仪仗队一样。在接近轧钢机的滚道上，摆好一张桌子，上面铺着海蓝绒台布。在大轧辊上面，悬挂起剪彩用的五色彩绳。象开幕前的舞台一样，人们忙来忙去。一个南方来的大员，显得有点狼狈，跑到这里又奔到那里，指手划脚，吆吆喝喝，象一个糟糕的舞台监督。钢铁工会理事徐崇智，今天也打扮一新，穿着西装，时而跟厂长喁语商谈，时而跑到这里，时而跑到那里，时而掏出白手绢，轻轻擦拭光亮的前额上的汗珠。这个爱打扮的时髦人物，今天显得特别年轻。他正在检查会场：吹吹新落到蓝绒台布上的灰尘，瞅瞅五色彩绳挂得恰不恰当，又跑到乐队前面，摇头摆脑地端详他们，看看穿戴是否出色，队列排得整不整齐。他也在观众跟前，绕来绕去，维持秩序，禁止他们向前拥挤。尽管徐崇智这么忙，还没有忘记称赞高国权那斜纹布新衣服的壮观合体。人们看见高国权的“礼服”又穿上了，但因为来不及用熨斗熨，背上的绉折，总使得他颇为泄气。他不时鼓开鼻孔吸吸，似乎还隐隐闻到跟踪身后的尿味。他原无事可做，但凭他跟上层的好关系，这个“钳工头子”却自告奋勇去检查吊车。这个吊车，是从均热炉里把火红的钢锭挟出来送到翻钢机上去的。它可能行走在院长的头上。高国权毫不顾惜自己的“礼服”，爬上吊车。观众越来越拥挤了。平炉炉后的铁栏杆前，也站着许多工人，这里居高临下，真是天然的观礼台。炼钢工闻长山是没有什么好奇心的人，也不爱凑热闹。但凡是关于国民党的什么重要措施，他却一定要观看观看。他也站在栏杆跟前，注视对过初轧厂的骚动，嘴角上浮着轻蔑的笑容。百吨吊车工石宝树，跟闻长山是完全相反的人。

年纪轻得多也有关系吧，什么热闹他都津津有味，好奇，喜欢一切有趣的玩艺。这时，他那长腿飞上了炼钢东头的铁楼梯，直窜到栏杆跟前，报信道：“来了，张群来了！是个胖家伙。”

“小声，怎么是‘家伙’，院长呀。”

“可不是咱们家小院子的院长，是大院长。”

石宝树大声嘲笑道：“华振平素架子挺大，现在落了架，又恭又顺，弯腰象硫酸锅盖。连侍候姓张的也侍候不上，远远跟在后头。嗯，真是小鳖侍候大鳖。瞅得笑断肠子。在咱们面前，华振比周仓还凶！‘不给工资就不给工资，谁不干就辞职！’可是，邓少风来时，这个经理变得象个当小工的；现在张群来了，邓少风又变成当小工的。真个是锤子吃钉子，钉子吃木头。”

工人们笑得大笑。有人问道：“张群穿什么衣裳？”

“还能穿作业服吗。一身藏青色西装，当然是英国上等料子罗，他们都是贵人呀。”

“个头大小？”

“四十四五岁上下，矮矮胖胖。”石宝树数落道，“要靠小钩来吊。连肉堆带骨架，我猜少也有八九十公斤。”

正在议论纷纷，忽然有人叫道：“来了，真来了。”

初轧厂骚骚动动，但很快就安静下来，充满着期待、严肃的紧张气氛。闻长山幽默地低声禁止大家：“不要吵了，戏要开台。”

“那张群是什么角儿呢？”石宝树觉得真有趣。“我瞅见了，不是老生，也不是黑头。”

在静寂中，突然，军乐队庄严地响起欢迎乐曲，拚命的鼓掌声也跟着响了起来。除了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邓少风陪同外，还有国民党鞍山书记长、特务头子张维，CC分子、鞍山市长

罗永年等一大批人簇拥下，张群迈着稳健的步子，向欢呼的人微微点头，浮着淡淡的笑容；但却谁也没有看，一直向摆在滚道上的桌子跟前走去。冶金专家、协理封一梁在身侧向他讲解。仪式开始了。总经理华振，不象刚才跟在院长后面时那种颓丧、胆小的可怜神色。他又恢复了那种威风的主人气概。只要一走进车间，一站在工人面前，他就觉得全身洋溢着骄傲和权力的血液，特殊的优越感也就从内心沸腾起来，象站在一群十分矮小的人们面前，华振觉得自己立时变得高大起来。他脸朝着平炉方面，大声做了一番简短演说，他只能“简短”，因为站在院长旁边，自己到底是十分渺小的啊。最后，他环视大家，扬高大嗓门喊道：“……轧钢是决定性的环节之一。今天初轧开工了，在此意义上，我们可以宣布，鞍钢已经开工了。因此，这是一个重要的节日，这是鞍钢走向全面繁荣的开端……”

“哼，繁荣的开端。”闻长山喃喃重复着。他那紧闭的薄嘴唇，微微冷笑。

曹宗荣怨恨道：“这班人在这儿，制钢所百辈子也繁荣不了。”

“听说华振跟什么少将合伙做大烟买卖，准是很繁荣。”

大家笑起来。石宝树插嘴道：“这些老爷来时都是瘦鬼，现下都养肥了，繁荣到猪肠里去了。象菜馆里的厨子，个个油光凸肚。”

“听说有的大员，在车间里摆设个小屋，把太太弄来，放下暗帘，在里面做小锅菜，看小说，谈天。要不，就在破烟摊上蹁跹，捣弄这个，捣弄那个……”

他们听见华振又继续说道：“……党国非常重视鞍钢，把很大的希望，寄托在我们身上。使我们得到无限欢欣鼓舞的是，我

们党国的行政院张院长，亲自莅临参加今天的开工大典，亲自来主持剪彩，这是全体员工的光荣，也是鞍钢的光荣。现在，请张院长剪彩开工。”

掌声和军乐声交杂在一起。

工人们奇怪极了，这么“重大的节日”，张群却什么话也没有说，这个主角，竟然一句台词也没有。石宝树撞了闻长山一下：“真泄气，还不知道他唱得好不好？”

“唉，白站在这包厢里了。”沈福泰叹气道。

“这才是好戏。”闻长山笑了一下。

张群的脸上，毫无表情，安静，但却流露着一种心不在焉的神色。这个以“主席的意见当意见”的滑头政客，急于逃回南京去。他是想着共军的夏季攻势呢？还是因为他对于鞍钢的无所谓的态度呢？总之，他觉得自己扮演的角色，非常滑稽，非常无聊，不过是一种重要的装饰而已；装饰，这多么可笑！幸而被当作装饰，已不是第一次的事。邓少风真是，就这样把我拉来出场，真是怪差事……当他听到华振讲到“繁荣的开端”的时候，他心里想道：“过甚其辞。”可是，如果他要是知道了初轧“开工”的真相，那定会觉得真是天下之大，无奇不有！总经理双手捧着剪子，恭恭敬敬，从旁边托到院长跟前，张群无所谓地接过剪子来。然而他立刻又意识到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意义，自己是以国家的象征的面目出现的，而又在国共必争之东北……于是，他提着剪子，神色庄重，迈步到彩绳跟前，低声问华振：“就剪这儿吗？”

“是，院长。”

华振轻轻托起弯垂下来的彩绳。军乐队起劲地吹奏着。剪断的彩绳，从两边垂下来，隆重的仪式完成了。

开车了，耀眼而火红的钢锭，金光四射，从翻钢机上溜出来，蜿蜒在滚道上，然后，以不可抵挡的姿态，蒸发着烫人的高热，钻进轧钢机沉重的大轧辊底下。十八连轧机以它那强大的威力动作起来，在军乐和掌声的伴奏下，发出征服钢锭的轰隆巨响。因为站在冒着红火焰的均热炉旁边，乐队队员的脸上都冒汗了，但他们仍然紧张地吹奏，响着高扬尖锐的刺耳声音。这时，不知怎的，从张开两只大铁爪抓吊钢锭的装入机上，掉下来一块砖头，碰巧把一个乐队队员打倒了。徐崇智和高国权惊惶失措窜上前去，象搬尸似的，把他悄悄挪开。然而正聚神观看的张群发觉了，臃肿的眼睛离开轧钢机，茫然顾盼。揉搓着食指的大拇指突然停了，矮胖的躯体微微颤抖一下，然后，在官僚和随员们的簇拥下，匆匆离开初轧厂，到第一小型轧钢厂去了。

一共轧了三五块钢锭。张群离开初轧厂不久，隆重的“开工”就结束了，初轧机从此也就没开过了。站在“包厢”里，平炉炉后栏杆前的工人们，爆发起大笑声。在这些笑声中，夹着闻长山那稀有的低沉的大笑：“瞅了一场戏，散场啦。”

“虚虚假假闹啥开工，少贪污，少盗卖些制钢所的东西，就算积阴德。”沈福泰慨叹道。

“浑汤一锅。”曹宗荣说。

“钢渣！败事有余。”闻长山鄙视地说。

“什么钢渣？”有人问道。

“这班人。”闻长山笑了一笑。

“啊呀，老闻真会起名字。”石宝树大为高兴。“‘钢渣’，这外号太对眼啦，起的又准又狠，真说到了骨髓里。”

人们走散了。闻长山默默走到炉前去，看看“煮”的钢“开锅”了没有（开锅，即沸腾的意思），石宝树找人去下“五道”，他边

走边唱着流传的歌谣：

妖精装神，
归根是妖精，
不用照妖镜，
现了原形。

他们是
咱们身上的粘皮虱子，
他们是
制钢所的破败星，
制钢所的破败星。

无情的尘灰，又落到初轧厂庞大的轧钢机上。在大轧辊下边，蜘蛛又牵起了丝网。就在初轧“开工”这幕喜剧过后不久，一天晚上，闻长山打开收音机，想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收听陕北新华社广播电台的消息，碰巧收听到南京中央广播电台正在报鞍山“开工”的消息。只听见一个女广播员娇声娇气地说：

“……国家重工业要地，钢都鞍山，巨大的鞍山钢铁公司，继炼焦炼钢之后，举足轻重的轧钢厂，也于×日隆重举行开工典礼……政府行政院张群院长，与视察钢都同时，亲临主持庄严之仪式，并亲自剪彩开工。”

闻长山愤愤关死收音机：“什么女人，在电台上跳大神。”

一九四六年，一九四七年，整整两年了！绵延的铁矿变成长年荒凉的山谷。在工厂区，成丛的巨大而高耸的烟囱，是冰冷而沉默的，一棵一棵象是光秃的树干，很久很久就不冒烟了，好象是永远永远不会再冒烟了！从远处了望，人们会以为：这是冬天落尽枝叶的树林的上空。虽然有极少几根烟囱，象家庭中做饭

时冒出的淡淡的炊烟，但也为沉沉的大静寂所吞没了。而在暗黑的夜晚，没有红光，没有火花，没有声音，没有电光，分辨不出这座钢都与周围空漠旷野的界线了。象落到昏庸的浪子手里的荒废了的田地，炼铁厂的储矿槽变成了狼窝。特别在夜间，象处在恐怖的荒野中一样，常常听到老狼凄厉的长吼……在夏天，满眼是荆棘，满眼是密密麻麻的无边野草，它们长得这样密，这样高，简直变成汪洋洋洋的野草甸子。它们淹没了铁轨，淹没了机器，淹没了炉子，淹没了道岔子旁边铁路工人的小屋，电线杆子只剩下上半截了！这些草棵子越长越高，甚至于使人恐惧：它们把高大的建筑物都要吞没下去。一到深秋，你到里面去走走呵，秋风吹得无边无际淹没人头的草棵子萧萧地响，象走在无人的老树林子里一样，觉得分外凄凉。这简直是一片荒野，一座巨大的坟场，一座一座萧条的长草的高炉，象是阴沉的墓塔。工人们看着这些惨遭浩劫的凄惨景象，听着风吹荒草，如哭如怨的萧萧响声，听着那使人窒息的真空似的死寂，心就沉落下去，沉落下去……春天又到来了！可是，制钢所没有春天……

就在张群离开鞍山后不久，五、六月起，人民解放军发动了猛烈的绵延至秋的夏季攻势：在辽南，解放了岫岩、大石桥、营口、海城。在东北的广阔战场上，解放吉林、梅河口、通化、安东，克四平，围长春。

蒋介石大发雷霆。杜聿明、熊式辉被撤职。派总参谋长陈诚亲自出马，任东北行辕主任。在我秋冬季攻势中，陈“总长”又大败，逃回南京。蒋介石幻想挽回败局，派卫立煌为东北行辕主任、兼东北“剿匪”总司令。

鞍山早就开始修筑工程浩大的护城壕了。城防壕宽三丈、深二丈余。坝顶高达一丈。在护城壕上，每六百尺要修一个堡